

中小学陶瓷

96

王丛书



假定我是土匪

林语堂幽默人生散文选集



新疆大学出版社

22-796
-17

中小学陶冶人生散文选丛书

41B-4

假定我是土匪

林语堂幽默人生散文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新登字 08 号

中小学陶冶人生丛书
假定我是土匪
林语堂幽默人生散文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58 印张 116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631-0491-7/G·289
全套(12 册) 总定价:66.00 元

目 录

幽默杂话	(1)
随感录	(6)
祝土匪	(11)
讨狗檄文	(14)
《剪拂集》序	(18)
悼张宗昌	(21)
奉旨不哭不笑	(23)
论踢屁股	(25)
脸与法治	(28)
春日游杭记	(30)
梳、篦、剃、剥及其他	(36)
恩满大人	(39)
女“论语”	(44)
说避暑之益	(49)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	(53)
我怎样买牙刷	(56)
方巾气之研究	(62)
论西装	(67)
母猪渡河	(72)
为摩登女子辩	(74)
论小品文笔调	(79)
假定我是土匪	(83)

冬至之晨杀人记	(87)
思孔子	(91)
小品文之遗绪	(97)
论躺在床上	(103)
记纽约的钓鱼	(108)
有不为斋解	(111)
怎样写“再启”	(114)
作文六诀	(118)

幽默杂话

我上回介绍幽默有点不规矩的说,“幽默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此地神秘一点别说穿了妙。”近日这名目渐有些人引用,因此,我不免觉得上次那样匆匆几句诡秘神奇不照法子的介绍这种新名目有点对不起读者,而更加为对不起幽默。固然我这样诡秘神奇的介绍,原以为幽默之为物无从说起,与其说的不明白,不如简直不说,故谓“懂的人(识者)一读便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还不知其为何物。”至今我还有点相信这话,并且相信“别说穿了妙”。况且要正式翻起什么西洋讲幽默学理的书来做一篇《幽默说》、《幽默论》,恐怕不但读者一定以不读他为对付方法,并且连我自己也要不耐烦。而且太庄重的介绍幽默有近于不知趣(法国几百年前有一自不知趣的演说家,自己刺刺不休的劝人缄默的道理,卒成书三十卷)。若要研究幽默学理的人们可去看看哲学家柏格森的 *Le Rire*, 文学家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the Idea of Comedy and the uses of the Comic Spirit*, 及心理学家 Th. Lipps: *Komik und Humor*, 心理学分析家 Sigmund Freud: *Der Witz* 等书。但是学理可以不讲,而由上篇文章介绍幽默几句所直接间接发生的疑问,却不妨拿来谈谈,或者可以帮助大家对于幽默的了解与兴会。

(1)有人问:幽默译音,何所取义?

答:幽默二字原为纯粹译音,行文间一时所想到,并非有十

分计较考量然后选定，或是藏何奥义。Humour 既不能译为“笑话”，又不尽同“诙谐”、“滑稽”；若必译其意，或可作“风趣”、“谐趣”、“诙谐风格”ohumour 实多只是指一种作者或作品的风格。无论如何总是不如译音的直截了当，省得引起人家的误会。既说译音，便无所取义，翻音正确便了。不但“幽默”可用，并且勉强一点“巧木”、“蟹螯”、“黑幕”、“诙摹”都可用。惟是我既然倡用“幽默，自亦有以自圆其说。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以意义言，勉强似乎说得过去。

(2)问：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之道何如？

答：试以品茗为喻。最佳的茶无论是武夷小种，或是铁观音、铁罗汉，都是初喝时若不觉其味，静默三分后才得其此中不足与外人道之底蕴。若有西洋人以铁观音之味为不甚明显强烈，必先加以牛奶而次加以白糖，那简直是没有喝铁铁观音的资格。幽默也是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默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隽典雅，然以艺术论自是幽隽较显露者为佳。幽默固可使人自然而笑，失声呵呵大笑，甚至于“喷饭”“捧腹”而笑，而文学——最堪欣赏的幽默，却只能够使人嘴角旁儿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

(3)问：然则三河老妈的笑话好象是加牛奶加白糖的铁观音了？

答：那里的话！三河县老妈的笑话唯一的趣味，是他的一点腥气，异常脍炙猫口，其实一点的文学趣味都够不上。说他是加牛奶加白糖的西湖龙井、雨前、香片，我还说“彼乌足以当此！”大概是没有喝过铁观音的人总能有此等发问。喝过铁观音而不觉

其味者，亦在其例。

(4)问：“陶然”先生以为中国人对幽默或爱伦尼(irony)完全没有理解的能力，确否？

答：这是千真万真。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章绪论，述及当时北大教职员欢送蔡子民先生游欧的集会，散会后梁先生问陶孟和及胡适之所谓中国文化何所指，陶胡二先生答以“今天天气太热”。这本是不大正经幽默式的答语，而梁先生拿他太当真，遂以为陶胡于对中国文化果无见解，他们“所说的(文化)完全是虚伪，完全是应酬！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这些话实在牢骚。梁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人，然而老实说，此地梁先生有点欠幽默。前个月还有人加副刊记者以提倡“胡适论”及痰迷诗的嫌疑。前几天还有蓝公武的那封信。此种欠幽默的读者在北平城里可说“随拾即是”。

(5)问：中国人是否天性若此，不然何以养成这国欠幽默的读者？

答：欠幽默读者之养成，排场一点，可以说是端赖于礼教沾化之方；浅显一点，应说是当归功于那些威仪棣棣道学先生的板面孔。板面孔之文学即不幽默之文学，二而一，一而二也。其实面孔愈板愈靠不住，愈近于不通秀才之嫌疑。以当代通人论之，章氏梁氏只有一个牢骚气，或蔼然可亲之貌，何尝板其面乎？(或问“板其面乎”之笔法何自而来？曰，比喻于西洋文之 Out Herod Herod, out—Zola zola 及中国古文之“人其人”，“庐其居”。)

(6)问：阁下谈的是幽默，何以突如其来的攻击板面孔？

答：这正是问题中心。板面孔是一日不去，幽默的文学一日不能发达，而诸位板面孔先生一日不能不藏藏躲躲的看三河县老妈一类的笑话，或赋痰迷诗。中国人天性富于幽默，这是我一

再说过的，其所以不敢运用幽默之风趣于高谈学理书中及大主笔社论中，只是舍不得这副板面孔而已。其实说来也是顽固的很。面孔固然不必太板，也不必过于鄙俗不文；我们不必讲玄奥（什么主义，什么观，什么派）的高明话，然而又何必讲不自重的三河县老妈的笑话？若以为扯下板面孔来便失了身格的尊严，那是一种顽固不堪的谬见。大家诚诚实实，嘻嘻哈哈的谈谈学理多好又何所用于板面孔？故正经说，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观以幽默的人生观，则幽默文学不能实现；反而言之，一个人有了幽默的人生观，要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辅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来的。

(7)问：幽默的人生观可得而闻否？

曰：可。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推护，掩护，维护礼教，也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只要他看穿了你的的人生观是假冒的，哈哈一笑，你便无法可想。所以幽默的人生观谓之真实的，以与假冒的相对，（或较新鲜一点，用“写实的”*realistic view of life* 也可以。）还有宽容与同情二字尚须说明，张敞为妻画眉一段故事，“上问之，对曰，臣闻之，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句后，书上尚说：“上爱其能，弗备责”。这故事固然好在张敞之幽默之诚实，而尤好在汉宣帝之幽默之宽容。若当时两位君臣板起面孔来，什么话都不好说，张敞非亡命不可。汉宣帝之不严于责人轻于责己就是汉宣帝的幽默。（以上结宽容二字。）再说幽默之同情；这是幽默与爱伦尼（暗讽）之所以不同，而尤其是我热心提倡幽默而不很热心提倡爱伦尼之缘故。幽默决不是板起面孔（pull a

long face)来专门挑剔人家,专门说俏皮、奚落、挖苦、刻薄人家的话。并且我敢说幽默简直是厌恶此种刻薄讥讽的架子。幽默看见这可怜不完备的社会挣扎过活,有多少的弱点,多少的偏见,多少的迷蒙,多少的俗欲,因其可笑,觉得其可怜,因其可怜又觉得其可爱,象莎士比亚之看他戏中人物,象狄根司之看伦敦社会,象贵推之 Olympian humour 虽然不免好笑,却是满肚我佛慈悲,一时既不能补救其弊,也就不妨用艺术工夫著于纸上,以供人类之自鉴。故谓幽默之人生观为我佛慈悲之人生观,也无不可。幽默如此做法实能帮助人类之同情使略有同舟共济之念。有时候社会出了什么事,大家较不会冷酷的把一人的名誉用“众所共弃”四个字断送,而自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正人君子。因为冷酷的非笑他人而自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正人君子,头一桩便是犯了“不幽默”的罪过。

话说到此,本想要一直写下去,讲讲关于什么生活枯燥无聊,幽默何以与笑话不同,什么是幽默感,道学先生何以非看《金瓶梅》不可,礼教何以被幽默一笑便糟……等等一样刺碎的问题。但是话实在太长了,而今天是星期日,怕往后没工夫续下去,不如就此结束了省事。只是有一样我须声明的,就是我是绝对不会做幽默文的人。若有人问我何不以身作则,我只能回答:幽默之事不能勉强的。这发问有点欠幽默罢?

好了,就此告别!端阳佳节去此已是不远,若可再发个二成三厘八的欠薪,我们天天与粉笑黑板相周旋的朋友们,或者可以抖搂抖搂精神在这佳节的时候,再来在道学先生跟前说些顽皮话罢。

随 感 录

岂明先生来信谓：这回南下一定得到许多见闻，希望能写出来。我想这三个月之间在南边固然有些事件，但是何尝有北京所闻所见之足以引起我们的感叹？据报上所载种种奇闻，如阴谋复辟，“整顿学风”，还有种种名流之怪论，与我在厦门所闻见张毅吃人一类的消息相比，何尝稍逊丝毫——老实说起来，还要光怪离奇些！这似乎就是岂明先生所谓“有些当出于老兄意表之外的”及玄同先生所谓“成日在苦闷无聊的状况中一面看了种种（广义的）遗老遗少遗小遗幼们之精神的复辟……颇觉有‘气炸了肺’之象”。记得我走之时正是某某名流大说鬼话之秋（虽然此位名流也曾“大打玄学鬼”，回想至今只差了两年，可叹！）今日回来又正是某某名流大唱“政治修明，实业发达，军备充实，教育进步”（虽段祺瑞的大执政令也不过尔尔），而学生“爱国心”倒可以不要，至少也应该底毁之际。呜呼玄同，我们虽欲不“气炸了肺”其可得欤？且岂独“气炸了肺”而已，我们简直非效喇嘛开打鬼大会不可。

（一）名流之加多

我离京时，只有一种感想，就是国中名流之逐渐加多；无论其实际上已入流未入流，都早已具了老成练达学士大夫的资格。

其最痛心者乃此等名流，皆从新人物中补进的。惠灵吞喽，托福总长喽，江参政院员喽，（据说“江”为洪水，“虎”为猛兽，如何不怕！）已知名的不算，其余未成形的还多着呢！今日回京所有的感想也不过是国中名流加多的利害而已。且两年前刚从外国回京，尚有三种愿望，（1）得西直门驴子而骑之，（2）得东兴楼虾子豆腐而食之，（3）得天下英才而拜访之。今日回京却聪明多了：驴子及虾子豆腐固然还在，而好些往日理想中之所谓“名士”，却已被发见不过是些候补名流而已。

中国算来也糟。我本来很很高兴的自慰，等那些头脑迂腐的老前辈死完了中国便好。只要他们死完了中国便有希望。可是如今细细一想，不但那些遗老没有死完之希望，且有蕃衍孽殖，霸据中国之势。正是一个遗老未去，三个遗少又来；已成的“亡国大夫瘟国官僚”，正要功成名就，挟着外国钞票，跑到外国租界，去传他们种子的时候，未来的“亡国大夫瘟国官僚”，已相继而起。想来实在可怕，难道今日什么学生会学联会的激烈分子，将来也要全数变成学士大夫吗？所幸的是外国人，不大知道我们此中的底蕴。我们遇见他们时，还可以鼓起勇气接续说“等他们死去就好，死完了一定就好”——虽然我们心里头要想“不大一定罢”。

名流之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家常讲 inferiority complex（逊色症结）的道理。譬如一人于某事某方面上自觉逊色，于是他的下意识必发生一种自卫的作用。因为这自觉不如的感念于他的精神慰安是有害

的，故其有心理必自然的生出种种防卫的方法（如特别的意象、偏见、信仰等）使此不愉快的感觉可以隐隐的消灭（其实只是盖藏起来于下意识中），那人的精神便可因此照常安稳，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了。据说我们大多数的信仰发源于感情态度（feeling—attitudes），不是根据理智的。倘是用这种眼光观察可以发见于我们思想信仰之后，有极微妙的作用，有许多我们不愿承认的，不大体面的情感与愿望在。他们的存在只在下意识中，且若经指出来，其人必力加以否认。自觉不如便是此感情之一。譬如不出嫁的中年妇人，最不赞成的，是他们美丽青年的侄女们自由恋爱的事情。——再如我们三十以上的跟十几岁的小孩子一同出去走路，他们正东跳西跑观前看后，我们却只想能少走一步好，于是我们不得不很庄严的训示他们：“小孩走路也不端端正正的……”。据心理分析家说，此一段教训于是三十岁以上大人的心还有益的。他暗中所觉得精神体魄大不如此小孩子不愉快的感念，可以借此深藏于下意识的大海，而于意识生活中，得恢复其平坦公正的态度，于自己良心，也就是很对得起了，同样的，骂名流的人也明白名流的苦衷。因此为此次沪案发生以后，中国如学工商界之参加运动，固已够忙，政府也于面子上，敷衍的过得去了，独此名流，既不敢表示满意于政府“誓死骑墙”与“敷衍到底”的政策，一方面又不屑与青年学子合作，事后问心何以自解？隐隐中将不免一种 inferiority complex。由是不得不由他们来“教训”青年，来“至诚恳的泣告”青年，或者声明要来诱导青年们。什么“单靠感情不能救国”呵，“救国须先求学”呵，“青年惟一的职务是念书”呵，“希望你们再上课”呵。外国人不怕你“爱国心”呵，都是为着名流自己精神上的慰安，不得不说的。好象没有感情，便是爱国，又好象名流之所以不加入运动

者，乃为求学。推而至于极端，乃“排货是自己吃亏”，“罢课是自杀”的种种谬论。但是因此名流的爱国债却还了，他们“自觉逊色”的“症结”也已隐隐堕入五里雾中，而名流也就仍旧可以问心无愧。自然名流同时也要恭维学生几句话，但是这也是为着名流的精神慰安起见不能不说的，以表示名流态度之公正宽宏。原来天下的马贼、讼棍、乡绅、村婆没有不相信自己态度是公正宽宏的（参观 Ernest Jones: Rationization in Everyday Life）。

政治与心理分析

Rivers 在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说：我想大半的受过教育的人现在承认许多种的装大的社会的行为，实隐藏着一种怀疑，及忸怩不敢自信的态度而已。心理学家谓此类的行动是由于自卫相制（defense—mechanism）的作用，在这作用上，人们多少在不觉中（非故意的）采取那夸大的态度，作为卫护，以避免承认其不及人时，心灵上所感觉的不安。”

倘是我们拿这自“自卫机制”的观念，来批评观察近数月来政府的种种行动，我们实在可以多得点了解。Rivers 曾经指出英国大战时，陆军部里头办事上的种种耽误时间的俗套虚文，实在只是这许多新来的人物，不懂他们的职务的“自卫”作用而已。通常官僚中的虚文褥节，都是所以保护不称职的官僚，使免当面丢脸。故除此次沈瑞麟必要请段祺瑞另派外交大员，“自卫”的太明显，不提以外，如政府之所以禁止开国耻大会及他种爱国大会，此中之“自觉不如”及自卫作用便较微妙，须细心分析方能觉察。最喜欢讲学风腐败的，偏偏是军阀与官僚，因为“中国弄到

这样田地”顶好有教育界来代负责,使大家可以知道亡国者学界也而并非官僚。故如丁文江“中国弄到这个田地完全是智识阶级的责任”实可谓军阀与官僚 defense—mechanism 心理最明白的表示,要说的比丁先生明白痛快,恐怕不易。我们因此可以明白整顿学风。不但是救国的急务,于官僚军阀精神的慰安与自身的尊严,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学界认点罪过来,省了他们的 inferiority complex 变成神经病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 急进派与守旧派

急进自号为维新,守旧自号为稳健。这两种人的不相容,近来越看越明白。他们的不相容是不能免的,是好的,是应该的。他们的互相讨厌,都是好的,应该的,健全的。由于他们的互相讨厌,然后社会才有进步,而且生活才有点趣味。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踱市场,经过一个行人拥挤的地方,偏偏有几位穿长褂的先生,道道遥遥的若进若退,好像不觉得其他的人也有走路的权利,于是对我的朋友说这几位的讨厌。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说,但是他们正以我们为讨厌。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在一个普通行动逡巡的人群中,几个洋鬼子偏要脚快,由人群中冲过去,是很讨厌的。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但是由这三个月的经验使我记得,我们走快的人要以走慢人的为讨厌,也同样是不能免的。(《语丝》48期,1925、10、12,收入《剪拂集》时改名《回京杂感》)

祝土匪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债，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不行的，无已，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然而我实在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位”“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还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

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虽讲道德、土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土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不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妨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妈，通妈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不是真理。